

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侦探推理系列

Third Girl

第三个女郎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文敏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

侦探推理系列

Third Girl

第三个女郎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 文敏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01-2009-0966

Agatha Christie

THIRD GIRL

据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2002 版译出
Third Girl © 1966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
a Chorio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.
第三个女郎© 2009 Agatha Christie Limited,
a Chorion Company. 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第三个女郎/(英)克里斯蒂著;文敏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9

ISBN 978-7-02-006994-1

I. 第… II. ①克… ②文… III. 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
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33692 号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第三个女郎

Dì San Ge Nǚ Lang

[英] 阿加莎·克里斯蒂 著

文 敏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80 千字 开本 850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9.5

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0000

ISBN 978-7-02-006994-1

定价 2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 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被誉为举世公认的侦探推理小说女王。她的著作英文版销售量逾10亿册,而且还被译成百余种文字,销售量亦逾10亿册。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,19部剧本,以及6部以玛丽·维斯特麦考特的笔名出版的小说。著作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。

随着克里斯蒂笔下创造出的文学史上最杰出、最受欢迎的侦探形象波洛,和以女性直觉、人性关怀见长的马普尔小姐的面世,如今克里斯蒂这个名字的象征意义几近等同于“侦探推理小说”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第一部小说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,战时她担任志愿救护队员。在这部小说中她塑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个子比利时侦探赫尔克里·波洛,他成为继福尔摩斯之后侦探小说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侦探形象。《斯泰尔斯庄园奇案》经过数次退稿后,最终于1920年由博得利·黑德出版公司出版。

之后,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创作一发而不可收,平均每年创作一部小说。1926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写出了自己的成名作《罗杰疑案》(又译作《罗杰·艾克罗伊德谋杀案》)。这是她第一部由柯林斯出版公司出版的小说,开创了作为作家的她与出版商的合

作关系,并一直持续了50年,共出版70余部著作。《罗杰疑案》也是阿加莎·克里斯蒂第一部被改编成剧本的小说,以Alibi的剧名在伦敦西区成功上演。1952年她最著名的剧本《捕鼠器》被搬上舞台,此后连续上演,时间之长久,创下了世界戏剧史上空前的纪录。

1971年,阿加莎·克里斯蒂获得英国女王册封的女爵士封号。1976年,她以85岁高龄永别了热爱她的人们。此后,又有她的许多著作出版,其中包括畅销小说《沉睡的谋杀案》(又译《神秘的别墅》、《死灰复燃》)。之后,她的自传和短篇故事集《马普尔小姐探案》、《神秘的第三者》、《灯光依旧》相继出版。1998年,她的剧本《黑咖啡》被查尔斯·奥斯本改编为小说。

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侦探推理小说,上世纪末在国内曾陆续有过部分出版,但并不完整且目前市面上已难寻踪迹。鉴于这种状况,我们将于近期陆续推出最新版本的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,以下两个特点使其显著区别于以往旧译本,其一:收录相对完整,包括经全球评选公认的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小说代表作品;其二:根据时代的发展,对原有译文全部重新整理,使之更加贴近于读者的阅读习惯。愿我们的这些努力,能使这套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侦探推理系列”成为喜爱她的读者们所追寻的珍藏版本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6年5月



第一章

赫尔克里·波洛坐在早餐桌前。他右手攥着一杯热腾腾的巧克力饮料。他喜好甜食。这会儿就着奶油蛋卷吃得津津有味，奶油蛋卷配热巧克力饮料最相宜不过。他惬意地点点头。这是从一家丹麦蛋糕店买来的，他一路路过四家店铺，比起边上那家所谓法式点心店，这味道绝对要好，那家法式店简直是在蒙人。

口腹之欲算是满足了，他胃里相当舒泰，心境也相当平和，也许有点儿过于泰然自若。他刚刚完成了一部分分析那些大牌侦探小说家的力作。他破天荒地对埃德加·爱伦·坡提出尖锐批评，他认为在威尔基·科林斯^①的传奇叙事中缺少手法与条理，他把两位藉藉无名的美国作家捧上了天；他多方出击，不拘一格，该褒扬的就给予褒扬，可挑剔的就横挑鼻子竖挑眼。他从头到尾读了出版社的校样，除了一大堆难以置信的排印差错，大体上还是蛮不错的。这番文字上的成就让他颇为心满意足。做这项工作须得阅读大量书籍，他倒是喜欢这样，他还喜欢哼的一声把自己不喜欢的什么书扔到地板那头去（虽说

^① 威尔基·科林斯 (Wilkie Collins, 1824—1889)，英国神秘小说家，著有《白衣女人》、《月亮宝石》等。

总得起身去把它捡起来，稳稳地塞进字纸篓里），当然他更喜欢的是偶尔遇到一部心仪的珍本，那就该让他乐晕了。

现在呢？他已经享受了工作之余的消遣，在一番辛勤的智力劳动之后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可是人总不能永远松弛着呀，总得接着去做下一桩事情。不幸的是，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做的是做什么。继续从事文学方面的某种研究？算了吧。做过了，做得不错，然后就撇在一边。这是他的座右铭。真实的情况是，他是闲得无聊了。他曾如此沉湎于紧张而活跃的智力劳动——说实在的，他也做得太过份了点，这让他养成了一个坏习惯，因而此刻已是坐立不安……

真伤脑筋！他晃晃脑袋，又啜了一口热巧克力。

门开了，他那训练有素的仆人乔治进来了。他顺从的举止中还带着一点歉意，咳了一声含糊地开口，“嗯——”他停顿一下，“嗯——一位年轻女士要求见你。”

波洛瞧着他，惊讶中带着些许愠意。

“现在不是会客时间。”他责怪地说。

“是啊，先生。”乔治顺应道。

主仆两人互相对视着，有时他们彼此的交流会有些障碍。不过，主人倘是有某种语调变化，旁敲侧击地启发一下，或是选择某个恰当的词语，乔治就能明白过来。如果问题提得恰当，他就能给出恰当的回应。波洛考虑着眼下这情势什么问题才算恰当。

“她长得漂亮吗，那年轻女士？”他试问道。

“以我的眼光——不漂亮，先生，但感觉这东西很难说。”

波洛思量着他的答复。他记得乔治在说“年轻女士”这个词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停顿。乔治是一个机灵的观察者。他无法确定来访者的身份地位，所以给了她一个含糊而得体的称谓。

“那么，在你看来，与其说她是一位年轻人，不如说是一位年轻女士？”

“我想是的，先生，尽管这会儿真的很难确定。”乔治语气里带着真诚的遗憾。

“她说没说要见我的原因？”

“她说——”乔治不太情愿地啜嚅着，带着几分歉意解释道，“她说自己也许犯下了一桩谋杀罪，要来向你咨询。”

赫尔克里·波洛瞪大了眼睛，眉毛也扬了起来。“也许犯下？难道她自己不知道？”

“她是这么说的，先生。”

“不像样的说法，不过也许有点意思。”波洛说。

“也许——也许只是个玩笑，先生。”乔治疑惑地说。

“我想，任何可能性都存在。”波洛承认，“可你简直不能相信——”他举起了杯子。“五分钟后带她来见我。”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乔治退下了。

波洛喝光巧克力饮料，撂下杯子，站起来。他走到壁炉边，对着壁炉架上方的镜子仔细地梳理了一下胡须。

不错。他坐回到椅子上，等着客人到来。他不知道究竟在期待着什么……

他也许希望来访者稍许有些接近自己心目中的女性魅力标准，“忧郁美人”这个用滥了的词儿蓦然跃入自己脑海。乔治把女客人领进来时他失望了，暗自摇摇头叹了口气。说不上美——也看不出有什么忧郁，说真的倒是有些迷惘有些困惑。

“唉！”波洛反感地想。“这些女孩子！难道她们不会稍微花点力气把自己收拾得像个样儿？正正经经地化个妆，穿得漂亮些，找个好点的发型师把头发做一下，也许她会变得让人看得过眼。可现在你瞧！”

来客是一位大约二十挂零的女孩。一头长发，说不上什么颜色，凌乱地披散在肩上。一双蓝绿色大眼睛，表露着空虚的神情。衣着也许正是她这一代人的特色。脚下是黑色高统皮靴，那双白色网格羊毛袜子很难说干不干净，配一条短裙，上身披一件长而宽大的厚羊毛外套。像波洛那一代人，不管是谁，瞧见这模样的姑娘，惟一的冲动就是赶快把她扔进澡盆里。他走在街上时常会有这种冲动，成百上千的女孩就像眼前这姑娘一个模样，看上去都是一副脏样。不过——这说法应该倒过来——眼前这一个看上去却像是刚从河里捞上来似的。这种女孩子，他反应过来了，也许并不是真的很脏。她们只是煞费苦心地要把自己搞成这副脏兮兮的模样。

他站起身，以通常彬彬有礼的姿势和她握了手，给她拽过一把椅子。

“你想见我，小姐？坐下吧，请吧。”

“噢！”这女孩发出一声像是被掐住喉咙的叫声。她瞪着他。

“怎么①？”波洛问。

她迟疑着。“我想，我还是——我还是站着吧。”那双大眼睛仍在疑惑地瞪着他。

“随你的便。”波洛坐下了，看着她，等着她开口。这女孩挪动一下脚掌，她看了一下自己的脚，目光从脚下往上挪，又挪到波洛身上。

“你——你是赫尔克里·波洛？”

“正是。我能在哪方面为你效劳？”

“嗯，这个，这相当困难，我的意思是——”

波洛觉得她也许需要什么帮助。他旁敲侧击地提示道，“我的男仆说你想见我，因为你觉得自己‘也许犯了一桩谋杀罪’。我说得对吗？”

女孩点点头。“没错。”

“可是这种事情肯定不允许有什么不确定因素。你肯定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犯了谋杀罪。”

“唔，我不知道怎么表达。我的意思是——”

“过来吧，”波洛温和地说，“坐下，放松，告诉我怎么回事。”

“我不想——噢，见鬼，我不知道怎么——你瞧，这事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儿真的非常困难。我已经——已经改变主意了。我不想表现得太无礼,可是——唔,我想我还是走的好。”

“过来呀,拿出点勇气来。”

“不,我不能。我原以为我可以来这儿——来这儿问你,向你求教我该怎么办——可我不能,你瞧。这事情太困难了,从——”

“从什么?”

“我实在太抱歉了,我真的不想对你无礼,可是——”

她长叹一口气,看着波洛,然后挪开目光,突然迸出一句,“你太老了。没人跟我说过你有这么老。我真的不想对你无礼,可是——事情就是这样。你太老了。我真的非常抱歉。”

她突然转身冲出了屋子,就像一只灯光里受惊的蛾子。

波洛张着嘴,听见前门砰地一声关上。

他陡然脱口而出:“真是岂有此理,岂有此理^①……”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第二章

1

电话铃响了。

赫尔克里·波洛似乎一点都不在意。

尖利的铃声固执地响着。

乔治走进房间，向电话机走去，一边转向波洛询问似的瞥了他一眼。

波洛做了个手势。

“让它去。”他说。

乔治顺从地离开了房间。电话铃继续响着，撩起一股尖锐而忿忿不平的噪声。突然停止了。过了一两分钟，又响了起来。

“唉，天呐^①！这一定是个女人——毫无疑问是女人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起身走到电话机旁。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他摘下听筒。“喂！”

“你是——是波洛先生吗？”

“就是我本人。”

“我是奥立佛太太——你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一样啊，我一下子几乎没听出来。”

“你好^①，太太——我想你一切都好？”

“噢，我还好。”阿里亚丁娜·奥立佛太太带着一如既往的欢悦口音说。她是一位著名的侦探小说家，赫尔克里·波洛和她交情不错。

“现在打电话给你似乎太早了，可我有件事要请你帮忙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我们侦探小说家俱乐部年度聚餐的事儿，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作为今年的客座演讲人出席我们的餐会。如果你能答应下来那就太感激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下个月——二十三日。”

听筒里一声沉重的叹息。

“唉，我太老了。”

“太老了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根本一点儿都不老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“当然啦。你来一定会有上佳表现。你可以给我们讲许多涉及真实罪案的有趣故事。”

“谁会愿意听呢？”

“每个人都愿意听的。他们——波洛先生，有什么不对劲的事儿吗？出什么事了？你似乎有些心烦意乱。”

“是的，我很烦心。我感觉有点受伤——呃，这个，没什么。”

“告诉我怎么回事。”

“何必小题大作呢？”

“为什么不呢？你最好过来把事情原委告诉我。什么时候过来？今天下午吧。过来和我一起喝下午茶。”

“下午茶，我不喝。”

“那你过来喝杯咖啡。”

“一般这时候我不喝咖啡。”

“那么巧克力？上面浇一层搅奶油？或者来一杯甜大麦茶。你不是喜欢甜大麦茶吗？要不就来杯柠檬茶，还是橘子汁？或者，如果你喜欢无咖啡因的咖啡——”

“哦，这样吧，不，别这样^①！太受不了了。”

“还有你最喜欢的那种糖浆，我知道的。我食品柜里还有半瓶里贝纳。”

“什么里贝纳？”

“黑醋栗汁糖浆。”

① 原文为法语。

“真是的，真服了你了！你这回真打动我了，太太。我被你的热心打动了。今天下午我将很荣幸和你一起喝下午茶。”

“太好了。那你要把让你心烦的事儿告诉我。”

她挂了电话。

2

波洛思索了一下。他拨了个号码。电话接通后他说：“戈比先生？我是赫尔克里·波洛。你现在很忙吗？”

“正忙着，”戈比先生说，“也还行。不过对你，波洛先生，你是例外，如果你有急事我将一如既往地为你效劳，唔，我也不是说手下的小伙子们不能立即上手。当然，好小伙子就像以前一样难找。现在的年轻人为自己考虑太多了。他们还没上手学就以为自己已经懂了。不过，算了吧，不能指望年轻人有成熟的想法。我将很高兴听从你的差遣，波洛先生。也许，我可以叫一两个还算像样的小伙子替你干活。我想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——收集信息？”

波洛嘱咐着要做的这桩事情的诸多细节，他在电话那头诺诺应道。打完这个电话，波洛又拨了苏格兰场的电话，适时接通了他在那儿的一位朋友的电话。那位朋

友听了波洛的请求,回答说:

“你也没有多少线索嘛,不是吗?一桩谋杀案,没有任何范围,时间、地点、受害者,都一无所知。听上去有点像是在追赶一只野鹅,如果你要问我的感觉,我得这么告诉你,老伙计。”他又以揶揄的口气加了一句,“你好像也不是什么事情都知道嘛!”

3

下午四点一刻,波洛坐在奥立佛太太的客厅里,心满意足地喝着大杯里的巧克力饮料,上面浇了一层搅奶油。女主人在他身边摆上一张小桌,桌上小盘子里盛满了猫舌饼干。

“亲爱的太太,你真是太客气了。”他的目光越过杯子上方,略带惊讶地盯着奥立佛太太的发型,还有她家中新换的墙纸。两者在他看来都很新鲜。他最近一次见到奥立佛太太时,她的头发平直呆板,现在那些密密匝匝的发髻蓬乱地堆了一脑袋。这般茂密,以至他怀疑大部分是假发。他脑子里总在忧虑,一旦奥立佛太太突然兴奋起来,不知会有多少假发髻儿不期然掉落下来,至于墙纸嘛……

“那些樱桃——都是新换的?”他挥一下茶匙。他感觉自己就像身处樱桃园里。

“你是说那玩意儿太多了，是吗？你真这么看？”奥立佛太太说。“唉，事先想好墙纸的效果挺难啊。你是不是觉得还是原来的墙纸好些？”

波洛的思绪抛向某个模模糊糊的意象，似乎见到了森林里一大群五颜六色的热带鸟类。他本来想说“再怎么换，还是一样”，可终于忍住没说。

“那么，”奥立佛太太看着她的客人终于把杯子搁回茶碟，靠在椅背上心满意足地长舒一口气，抹着沾在胡髭上的奶油泡沫。“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？”

“这事儿跟你说来其实也很简单。今天早上，一个女孩来找我。我告诉她事先要预约。每人都有自己的时间嘛，这你可以理解。可她带进话来说一定要见我，因为她感觉自己可能犯下了一桩谋杀罪。”

“这说法也太离奇了，她自己难道不知道？”

“正是这句话！真是闻所未闻^①！所以我告诉乔治把她带来。她就站在那儿！她不愿意坐下。半痴半呆的样子。我想给她打打气。可她突然说自己改变主意了。她说她不想对我无礼，可是——（你怎么想？）可是说得太老了……”

奥立佛太太急忙拿话来安慰他。“噢，现在的女孩子都这样。在她们看来，任何一个三十五岁以上的人都已入土半截了。她们没有感知能力，这些女孩子，你真得

① 原文为法语。